

通鑑總類

三十二

豫讓欲為智伯報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
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
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
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
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
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
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
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
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
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
之得豫讓遂殺之

唐明皇不肯以報讎壞國法

開元二十三年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
審素二子瑄瑒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後手殺
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柱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
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
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
甫以為如此壞國法明皇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
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
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

極咎繇作士灋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葬之於此邛

韓愈奏定復讎之律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爲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由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楚楊昭憚女請復其冤

後周顯德三年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憚之族而取其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既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被妾家二百口今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

報怨門

漢公孫弘竟報私隙

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武帝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武帝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爲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武帝從之

楊輔以私怨誣奏王尊

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源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書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寃愬罪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

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使白黑分別書奏
成帝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晉周玘屬其子為報怨

建興元年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彊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
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
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恥志愈甚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
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
諸儻子也能復之乃五子也

後趙王不讎溫麻之恨

東晉太興四年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
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溫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
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溫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
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子
因拜參軍都尉

王導以周顛不救已為恨

永昌元年王敦舉兵於武昌元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
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元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王導
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虞待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
人每日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
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元帝納其言顛喜飲
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
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

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元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上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沈勁竟滅吳氏報父冤

太寧二年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冢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族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

通鑑總類卷十六

報怨門四八

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王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何無忌怒殷仲文為薄已

義熙三年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出為東陽太守尤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便道脩謁無忌喜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事覺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等潛相連結謀立桓胤為主皆族誅之

北魏主殺莫題以報三歲憤之怨

四年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也題以珪

年少潛以箭遺窟咄曰三矢必能勝重載邪珪心銜之至
二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
曰三歲犢果何如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

劉毅怨庾悅奏罷軍府

七年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為司徒右
長史後至奪其射堂衆人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厨饌甚盛不
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
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為職不當置軍
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
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
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
悅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

通鑑總類卷十六

報怨門四九

唐劉仁軌不念疇昔之怨

乾封元年以大司憲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
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
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溺死甚衆命監察
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
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為讎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
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
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
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高
宗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

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止心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遽薦異式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劉仁軌怨李敬玄出爲西邊鎮守

儀鳳三年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爲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奏言西邊鎮守非敬玄莫可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以敬玄代仁軌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

周矩怨騫味道按致其罪

垂拱四年左肅政大夫同平章事騫味道素不禮於殿中侍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有羅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謂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爲公了之味道及其子辭王皆伏誅

通鑑總類卷十六

報怨門五

周興以魏玄同沮已羅告其罪

永昌元年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高宗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天言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天后怒賜死于家

崔隱甫彈張說以報隙

開元十四年明皇召河南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

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明皇不從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為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僧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等同於御史臺鞫之

李德裕怨牛李誣與劉從諫交通

會昌四年李德裕怨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武宗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

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河南少尹呂述與裕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武宗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

後梁太祖為朱友寧報仇讎

開平二年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妻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逆死於戰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太祖曰朕幾忘此賊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阮於第側乃宣敕告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況有罪

平子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旣行命自幼及長引於阬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後晉高勳剖張彥澤心以祭死者

天福十二年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遂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齧其肉而食之

後漢魏仁浦不肯因亂報怨

乾祐三年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隱帝與魏仁浦爲鄰欲

通鑑總類卷十六

報怨門 五十一

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謂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

郭威不屠劉銖家以復怨讎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

任怨門

後唐郭崇韜為李紹宏等所恨

同光元年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已上乃薦張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効應為租庸使眾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授重任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

郭崇韜不用孔謙專使務

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通鑑總類卷十六

任怨門 五三一

後周世宗自當誹謗之語

顯德二年世宗與侍臣論刑賞世宗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世宗悉命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世宗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然怨謗之語朕自當之它日終為人利

不避嫌疑門

唐魏謩不顧身嫌以釋疑

武德九年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出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爲國慮且旣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通鑑總類卷十六

不避嫌疑門 五十四

溫彥博謂魏謩不存形迹避嫌疑

貞觀元年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太宗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太宗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

李德裕不以柳仲郢爲嫌

會昌五年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

招懷門

晉劉琨長於招懷短於撫御

永嘉五年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

河西王不以綏寧爲先

東晉隆安五年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唐魏謩請遣使鎮撫嶺南

貞觀元年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

通鑑總類卷十六

招懷門 五五

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太宗命將軍蘭蓋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太宗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旣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太宗乃罷兵遣負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太宗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李大亮奏罷招撫使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太亮爲西比

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
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
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
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
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
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
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
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太宗從之

嫉惡門

東晉溫嶠共畫討王敦之謀

太寧二年初明帝親任中書令溫嶠王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敦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表嶠為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明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梁范雲惡褚縉薄行皆不禮

天監元年河南褚縉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縉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見親狎

唐韋安石面折武三思張易之

久視元年以韋安石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侍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遂出之座中皆失色天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魏元忠不附張昌宗

長安三年初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天后召易之弟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天后曰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鄉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天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天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子公主之所愛也會天后不豫張昌宗恐天后一日晏駕

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天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父長天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天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天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天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天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

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天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王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怛怛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迂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魏知古保救得免貶元忠為高要尉戩諡皆流嶺表

宋璟獨不禮張易之兄弟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慄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宋璟疾負罪妄訴不已

開元八年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堂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得與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

璆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
路明皇於是貶隱之官罷璆為開府儀同三司類為禮部尚
書

妬賢門

唐李林甫每忌文學之士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明皇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明皇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明皇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明皇舉動必知之乃除絢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負外同正明皇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奏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明皇歎吒久之以爲詹事又以河南採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負外同正於

四六八

通鑑總類卷十六

妬賢門 李

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李林甫賀野無遺賢

六載明皇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瞶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旣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李林甫忌王忠嗣入相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

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盧杞忌張鎰欲出之於外

建中三年德宗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德宗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摠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德宗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德宗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盧杞出顏真卿宣慰李希烈

四年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德宗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十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為將刺唱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

遠以身蔽之塵衆令退館其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
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
遂變真卿不遣

盧杞惡李揆有才望使之入吐蕃

岑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
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以禮部尚書李揆爲入蕃會
盟使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
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德宗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
能遠詔命德宗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
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
辭遠使矣

元載與其黨攻李泌不已

大曆五年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代宗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
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代宗曰北軍泌之故吏也
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爲疑載與
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來參佐代宗謂泌曰
元載不容卿朕今遣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
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李逢吉患穆宗待遇李紳之厚

長慶三年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
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藏舌
逢吉患之而穆宗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

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穆宗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
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公乞職事文移
往來辭語不遜逢言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
西觀察使

說譜門

秦甘茂盟於息壤以止謗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鞫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甘茂帥師伐宜陽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漢馬援後為上書者所譜

建武二十五年初馬援在交趾常餽黃艾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譜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光武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墓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

光武疑第五倫第婦公不過從兄飯

中元元年淮陽王入朝第五倫隨官屬得會見光武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光武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光武謂倫曰聞卿爲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光武大笑以倫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章帝不信李邑毀班超

建初八年章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崇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章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廷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曹操信讒言害崔琰等

建安二十一年時有與中尉崔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指不遜曹操怒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爲之陳理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玠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而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

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爲魏郡太守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憂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

晉王衍多毀羊祜

泰始八年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請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荀勗馮統譖逐張華

太康三年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武帝復欲徵之馮統侍武帝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武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

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今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武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武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至武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東晉王國寶譖謝安

太元八年謝安塔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以爲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爲餘曹固辭不拜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武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諂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武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武帝由是稍疎忌之

北齊祖珽續謠言譖斛律光

陳太建四年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

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榦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後主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

唐許敬宗誣奏褚遂良等

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

×〇五〇

通鑑總類卷十六

護謄門 李光

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僕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卒與死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死忌同受遺詔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許敬宗譖長孫無忌謀反

四年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許敬宗屢以利害說死忌死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死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鞠之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死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死忌伺

隙謀反高宗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請收捕準法高宗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死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死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高宗以爲然詔削死忌太尉及封邑黔州安置

狄仁傑不願知譖者名

通鑑總類卷十六

譖諂門 七十

天授二年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天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武三思日夜譖敬暉等

神龍元年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中宗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中宗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誅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

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
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
笑三思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
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
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彼五人日夜切齒
欲噬大王之肉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此愔所以為大
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
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
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
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
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陽

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
為五土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宗楚客等共譖魏元忠

景龍元年宗楚客等引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
以為疾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
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雖復懿
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
反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
宗社耳中宗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
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
嶠亦賀之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

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流嚴刑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表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謂加罪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沿陵而卒

李輔國譖殺建寧王

至德二載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宫肅宗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

於肅宗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倓死於是庶平王倓及李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倓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倓曰先生去則倓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德宗以謗言疑韓滉

興元元年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德宗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

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德宗曰外議
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
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令韓臯謁
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因言
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臯感悅流涕即日
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聞臯貢米亦貢二十萬
斛德宗謂李泌曰韓臯乃能化咄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
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李晟伐竹避飛語

貞元三年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
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

四九六

通鑑總類卷十六

讒諂門十三

德宗不信竇參譖吳湊

七年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
病風德宗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
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

竇申作謗書以傾陸贄

八年竇參陰狡而悞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
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左金吾大將軍虢王則之
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叶竇申恐贄
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德宗皆察知其狀貶則
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申道州司馬尋賜通玄死

陸贄謂譖誣之言多非實

九年德宗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書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另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爲名或云但棄

五二

通鑑總類卷十六

讒譖門七十四

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效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

李絳說憲宗勿信讒言疑鄭絀

元和二年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憲宗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它日憲宗召李絳對於浴堂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絀議救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絀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爲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絀

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憲宗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細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憲宗良久曰誠然細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裴度

寶曆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宋申錫爲讒人所誣

開成元年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文宗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姦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況申錫僅全冑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鄉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文宗深痛恨有慙色詔悉復申錫官爵

李德裕諫武宗信讒誅宰相

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勸武宗除之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悰奔

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
珙崔鄆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
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
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
藩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
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
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
言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冤久之武
宗乃曰特爲卿等釋之

後梁趙張協力傾王彥章

後唐同光元年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
待我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
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
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
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
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
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莊宗信謠言誅郭崇韜

天成元年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
於是朝野駭惋羣議紛然莊宗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
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
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言爾怨望遂幽存乂於第尋殺之

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
與存又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莊宗乃徙繼麟爲義成
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
徽安門外殺之又誅其家人於河中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爲
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莊宗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
德節度使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莊宗遣朱守殷察之守殷
私謂嗣源曰今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
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周
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
營護以是得全

蜀孟知祥斬都延昌誣告

通鑑總類卷十六

譏諍門 七十七

律

長興元年蜀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孟知祥先二
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推始言者
軍校都延昌王行本嘗斬之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
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
服之

後晉馮玉譖桑維翰有廢立之志

開運二年初齊王疾未平會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
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齊王聞之告馮玉玉因譖
維翰有廢立之志齊王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
與守貞合謀排之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趙莹爲中書令
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

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丑
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
自反恐其教人耳

通鑑總類卷之六

漢書門下

告訐門

唐權萬紀等以告訐得寵

貞觀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太宗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姦以自損乎太宗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

太宗惡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

十年太宗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四十一

通鑑總類卷十六

告訐門 十九

裴度諫王鐸家奴告主稷

元和十一年王鐸家二奴告鐸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命鞫於內仗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鐸家財裴度諫曰王鐸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為憂憲宗遽上使者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後漢李嶼僕失告其主謀反

乾祐元年初高祖入大梁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高祖以崧第賜蘇逢吉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義與逢吉子弟俱為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貧逢吉由是惡之會李嶼僕夫葛

延遇爲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負甚急延途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崧弟義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寬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脅制

後周徐台符請誅誣告者

廣順二年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馮道以爲屢更赦不許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太祖收延遇澄誅之

反間門

漢王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

三年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北魏世祖不以反間疑王慧龍

宋元嘉八年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文帝縱反間於魏魏世祖聞之賜慧龍爾言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

吐蕃離間李晟等

唐貞元三年德宗遣中使王子恒齋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德宗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以燧爲司徒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荆南高李與間楚高郁

後唐天成四年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高李興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老獅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殷諭中外誣郁謀叛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勳

黃罹冤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